爷爷的步步高

■朱 睿

记得小时候，爷爷最喜欢听的音乐就是《步步高》。

爷爷说他和这首曲子结缘于六十余年前，那是1951年四五月份的沈阳北陵公园。那时爷爷是抗美援朝的兵，需要经常回国到沈阳办事，有时因为办手续要等几天，就有了空闲时间。有一天去了北陵公园，一进公园门，就被美丽的世界震惊了！爷爷是刚从战火纷飞的战场回来的，满脑子还是朝鲜每个山头每个村庄绵延不绝的火光,耳朵里还响着敌机轰鸣、炸弹爆炸声，却见眼前公园春明景和，人潮如织的景象，怎不令人慨然？

沿湖绿柳依依，波平如镜，湖中的游船装满了大人小孩的欢笑，忽然听到从不知哪里的大喇叭传出的音乐，就是《步步高》。那优美流畅的曲调与当时的情境竟如此锲合，因此他至今难忘。

后来，我刚上大学的时候，发给父母一段日常视频，之后父母又拿给爷爷看，爷爷感觉很神奇，高兴之余决定学习电脑，当时他已年近八旬。爷爷说一定要把电脑学会，因为他要寻找抗美援朝时关系最好的一位四川战友：姓杨，比爷爷小四五岁。

没想到，几十年一直惦念于心的这份感情让爷爷克服了眼花手抖，精力不够等身体问题，待他终于将电脑应用自如后，立即将这个愿望从网上的“漂流瓶”发布了出去，我也发动了大学里四川当地同学进行助力。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收到了全国很多网友热情的回复与鼓励，在确定了事情的真实性后，一场有意义的“寻人接力”毫不声张却紧张有序地展开了。

历时一个多月，他们老哥俩终于通上了电话，爷爷兴奋极了，当知道杨爷爷在大山里面住，生活条件不如他的时候，他马上先行将路费打到对方账户，希望双方能够早日见面。

这一天终于来了！杨爷爷精神矍铄，脸放红光，声音很洪亮，他说原来从山腰绕山路挑水吃，后来用上了自来水，“看着喷涌而出哗哗流动的水，感觉那根本不是水，那就是蜜！谁最好？共产党最好！和平最好！”爷爷拉着杨爷爷的手抚今追昔，忆苦思甜，激动之余还唱起了《我是一个兵》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，铿锵的旋律响起，他们颤巍巍、不太标准的发音却充满了力量，这让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。

如今，爷爷已九十高龄，还是喜欢听《步步高》这首曲子，我也理解了爷爷是个兵的骄傲、自豪及对我们这个时代殷切的期望与深切的感念。

外婆的枣树不在了

■姜 民

外婆曾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大美女，年轻时个子高挑，虽已至耄耋之年，浑身上下却依然透着一股秀外慧中的气质。正因为她个子高挑，所以年老了，腰就弯了。但是，她永远是我心中那个身材硬朗，声音爽亮，性格开朗的外婆。

听母亲说，外婆出生于解放前的一户自耕农人家，是家中的大女儿。由于当时的家境还算殷实，因此外婆从小就接受着良好的家庭教育。外婆十八岁那年，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，就在那一年，外婆认识了外公，那个未来与她相濡以沫了六十多年的男人。解放前，年轻人自由婚姻是不可能的，那一年，媒人做媒说的是外婆的妹妹。外公的父亲却认定了姐姐——我的外婆。从此，两人便开始了清贫却不失幸福的生活。

从我记事起，外婆家的一切就很简陋，一栋低矮土坯房，三扇房，门口有个小坪，一口老地灶，一张八仙桌……我依稀记得只有这些不值什么价值的物件。只是她家门口右边有八棵枣树，其中最特别的是两棵并蒂的枣树，会结小香肠般长枣；正门口有两棵梨树、两棵李树，房左边有三棵桃树，都是儿时的我心中的牵挂。儿时去外婆家，外婆总会一边和我讲一些她年轻时的所见所闻，一边准备一顿可口饭菜，而外公则会在一旁默默地修着农具。在与外婆的交流中，可以感觉到她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农村妇女的涵养和思想，而这种涵养和思想所涵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使我的人生在日后的潜移默化中也受到了影响。

有一年夏天，我四五岁的样子，天突降暴风雨，把我心爱的长枣刮落了一地。外婆给我戴上斗笠，披上一块塑料布当斗篷后，我提着竹篮，小手轻轻松松地就捡了两篮子长枣。外婆则在屋檐下乐呵呵地看着我。然后，外婆烧水帮我洗澡洗衣，又烧了葱姜水给我喝。数十年后，即使外婆不在了，这些依然保留在我记忆中。后来，我读了大学，一位老师告诉我，一个人的素质，与他所拥有的学历、金钱和权利都无关，真正影响他一生的，是他的家庭教育。或许这位老师说的没错，从外婆身上，我能看到，少时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确影响了她一辈子的品格、行为，尽管她身处农村，无法阅尽世间繁华，却依然保持着年轻时那颗积极乐观的心，努力地生活着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，外公离开了外婆。离世前，外公都在地里劳动。外婆后来对我们说，之前的六十多年一直是外公在照顾她，她很满足与外公在一起的这一段幸福时光。外公出殡那天，一直坚强的外婆也像其他人一样号啕大哭，我们只是用毛巾轻轻地拭去她眼角的泪痕。后来，有人问外婆，这一辈子过得幸福吗？外婆说她很幸福，因为外公一直对她很好，他们从来没有红过脸，拌过嘴，这就足够了。

外公离开的那些年，外婆还是像以前那样平静地生活着，但她身体每况愈下，视力越来越差；背也越来越驼，下地行走，只能靠一条四脚板凳保持平衡，话也越来越少了。子女们总希望外婆能搬出老房子与他们同住，但外婆不愿意，她依然愿意坚守着那几间几经修缮的老平房，只为守护那些封存的记忆。在二十一世纪初，外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我已经好多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没有回老家了。今年过年的时候，舅舅姨妈们的家族群里面发了许多全家福照片，有分成几代人照相的，那些表姊妹的儿女子孙几乎都不认识。他们的房子都是一溜的砖瓦房，小洋楼。他们都买了汽车，照相的时候，喜气洋洋。

我问，外婆的枣树还在吗？舅舅说，没有在了，但是我们又种了枣树。至今看到枣树，我就想起了我的外婆……

卖冰凉粉的高中女生

■胡剑英

我们这个社区银行常搞促销活动，或看电演，或做爆米花，这次是自制冰凉粉。虽已立秋，暑热不退，吸引了一些报名者。

我们也是头次做冰凉粉，步骤简单，按比例调和水、粉，放进冰箱，再加溶解的红糖、花生碎、葡萄干即可享用。

比起外面买的手工冰凉粉，我们觉得还是没有那个味，所以我在晚七点下班后，特意在允许摆地摊的那条街上停留，那里有个卖冰凉粉的女孩。

我要了一碗，先凉爽一下，也好开口向人家讨教。我问那个女孩，怎么我自己调弄的冰凉粉没这么好吃？见女孩的妈妈有点警惕地看着我，我忙解释道，放心，我不是要学这个抢你生意，实在是单位上开展活动，我学会了，还得教顾客呢。

女孩笑了，说，很简单，你接自来水烧沸不行，得用桶装饮用水，在冰凉粉上若浇点牛奶，入口味道更润滑，香甜。

相比过去的长沙小吃刮凉粉，如今兴起的冰凉粉，5元一碗，品尝的人也不少，女孩高兴地对她妈妈讲，下学期学费不要您掏腰包了。

我还想取点经，自己的儿子和这个女孩也差不多大，便问：你这妹子不错，勤工俭学啊？

“嗐，本来这个月底开学后要进高二的，她自己自愿留级！说是从乡里考到这个重点学校，才知道山外有山！学习吃力，跟不上人家，说是一切不过从头再来。拿这宝贝女儿没办法，对她一个人出来摆摊卖冰凉粉不放心，下班后我陪她出摊。”

“谢谢老妈，谢谢老师！”女孩子调皮地向她妈妈鞠躬，长发倾泻下来：“感谢您教我做冰凉粉。哈哈，今天我也成这位叔叔的老师了！”

骑上电动车回家，心里不再急躁，我有信心做好冰凉粉了。一弯新月升起来，娉娉婷婷，清新可爱，谁摇小团扇，清风蝉鸣淡白……卖冰凉粉的女孩，你回家后打开课本了吧？

我与父亲合影

■唐晓星

父亲生日那天，我问他想要什么礼物，他说现在什么都不缺，你下班早点回来，我俩一起合个影。

不知不觉，父亲今年六十多了。从我懂事起，每年他过生，我都要与他合影。他每次拍照的时候，都不要我开美颜，说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。他头发秃顶，脸上布满皱纹，一双眼睛略显深邃。他不会摆造型，站就是站，坐就是坐，穿着也很朴素，拍出来的照片没加任何修饰，也是我唯一不加修饰的照片。

记忆中第一次与父亲合影，是我八岁时，那几张黑白照至今还保存着。照片中的我还有几份羞涩。那时父母分居，父亲带我在他单位玩了一个月，送我回去的时候，他说拍个照做个留念。他特意到照像馆请最好的摄影师，共拍了三张，一张将我搂在怀里，一张将手搭在我肩上，一张手牵着我。那时他很年轻，是个文化干部，扣子扣得整整齐齐。我靠在他身上，脑袋倾斜，嘴角轻微上扬，露出一侧酒窝。他笑得从容淡定。拍完后，他说这是我所有照片中最清纯的几张。

不久父亲调回工作，只带了这几张照片。他说一个人在外地值班，晚上睡不着，看看这些照片，这一夜就过去了。这次回来，看到照片中的人突然长这么高，都快不认识了。他说着说着就哽咽了。

就这样，我与父亲约定，每年都要拍一些合影，记录我们成长中的变化。为此他特意买了个相机，上个电池上个胶卷便可使用，拍完后将底片放照像馆里去洗，三到五天就可出照片。有一阵子，他对这个相机爱不释手，到处拍照，拍隔壁王大叔种的花草，拍楼下李大妈养的鸡鸭，拍张娭毑逗孙儿的情景，拍完后便将照片洗出来分给他们，虽然拍得不专业，但也得到了他们的一致好评。只是没多久这个相机就坏了，保存下来的照片大多数都是别人的，我与父亲的却是寥寥无几。

后来，我考上了大学，父亲送我到学校门口，他说来张合影。那时的他人到中年，多了几份生活上的压力，略显疲惫。我站在他的身边，已经与他并肩高了。他的头发稀疏，里面还夹少许白发，被岁月摹刻的脸变得沧桑，眼睛也有些浑浊。我转过身给他整理好衣领，挽着他的手，摆着剪刀的手式，他站得笔直，穿着中山装，示意要将大学的名字拍进去，还要将他拍得年轻些。拍照的师傅笑着说：你父亲真幽默。拍完后，他很是满意，将照片叠好放进口袋里。他说有了这张照片，没人再敢说他“生女不如男”了。

几年后，手机全自带摄像头，操作简单又方便。一次，他将手机举过头顶，咔嚓一声，父女同框。他脸上的瑕疵拍的一目了然，皮肤黯淡，胡子拉碴，眼角细纹清晰可见。我也被拍得素面朝天。他还将照片发到朋友圈，配文：自然美。居然获得近百个点赞。

从此以后，我一直都保存着与他合影的照片，没事与他一起翻翻，发现点点滴滴的变化，也是满满的回忆。正是有了这些照片，见证了他对我的陪伴，让我走过人生最幸福的一段路程。